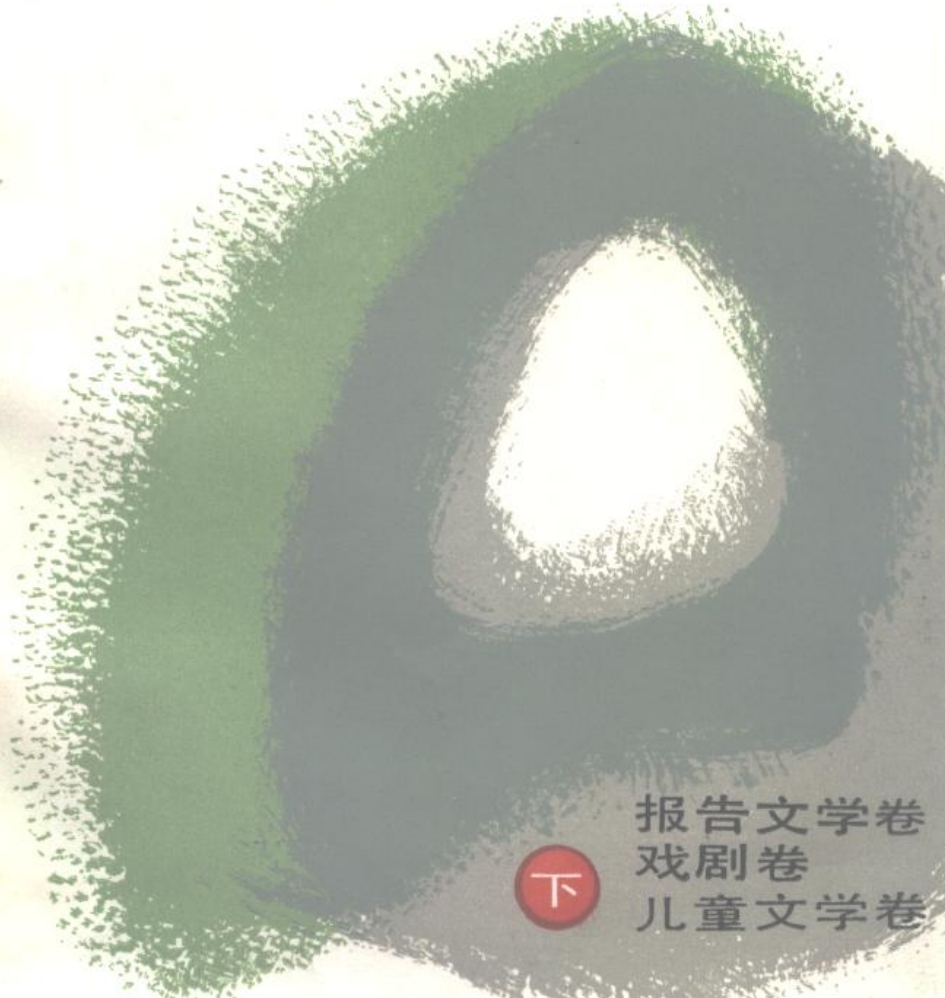


上海“孤岛”文学 作品选

●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报告文学卷
戏剧卷
儿童文学卷

下

DE88/22

上海“孤岛”文学作品选(下)

报告文学 戏剧 儿童文学卷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07345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107345

责任编辑 徐 侗 陈如江
封面设计 邹越非

上海“孤岛”文学作品选(下)

报告文学、戏剧、儿童文学卷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8.25 字数388,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00

书号: 10299·013 定价: 3.70元

17E88/22

目 次

报告文学卷

忆“八一三”	王匀秋	(3)
爱与血	沈	(6)
替伤兵们写信	孙也彦	(11)
血与火的回忆	陈子军	(15)
闸北孤军退出记	问津	(18)
在秋风里	洪流	(26)
为孤军运粮	余元生	(30)
学学玛德里市民的斗争	彭启一 周钢鸣	(35)
一个公民	瞬金	(41)
南市陷落的回忆	胡堪非	(45)
上海点描	彭启一	(52)
是谁的责任	佚名	(57)
南京路惨炸目击记	潘子农	(60)
铁门的内外	笠嵩	(63)
平安的归来	林珏	(66)
再生的回忆	舜	(70)
亡国奴的滋味	钟望阳	(74)
魔窟	伯南	(78)
从北新泾到上海	冷	(83)
第七次挑选	迢越	(88)
验尸所的一日	张钢	(93)

难民救济一日记	林 林	(97)
“安定金融”之前	风 子	(100)
米·醋·大餅	萧 仇	(103)
失业女工的呼声	译报特写	(106)
裁员	青 子	(109)
发薪之夜	寒 漪	(112)
中华书局的风波	葛 丁	(115)
代价券	金 革	(120)
掉钞票去	娟 儿	(125)
如此生活	秋 岳	(130)
我失去处女宝	朱鸿沂	(136)
乞丐收容所访问记	钧 客	(139)
“祝捷游行”	小 渠	(146)
在妇女救难游艺会	扫 荡	(150)
悼	王乃钦	(155)
恐怖团的旋风中	楚 囚	(157)
祖国万岁	沪 民	(166)
暂不合作	水 甫	(168)
反抗的火花	劳 路	(170)
不合作主义	雅 庸	(172)
太极图	不 扬	(179)
目睹杀奸记	明 辉	(182)
又一霹雳	又 扫 荡	(186)

- 变.....穆 毅(189)
- 为了憎恨为了爱.....易 贝(193)
- 冲突.....悚 凝(198)
-
- 沪西的赌窟.....戈 伶(201)
- 一九三八·八·一日的播音节目.....雄 (205)
- “游劫队”.....东 风(208)
-
- 烽火中的国庆日.....丁 星(213)
- 鲁迅先生周年纪念.....吴大钧(217)
- “明天是元旦啦”.....蛮 牛(220)
- “五一”在上海.....文 斌(224)
- “七七”的戏剧.....坦 克(229)
- 一个会见的纪录.....山 尊(231)
- 我们永远这样亲热地握手.....鲁 波(240)
- 募捐小记.....林 林(246)
- 遇鬼记.....越 薪(248)
- 新的信念.....金素琴(251)
- 没有人喝采的工作.....金素雯(253)
- 校鲁迅先生遗著.....将 离(255)
-
- 儿子打游击去了.....剑 萍(257)
- 新中国的“新娜拉”们.....苏复武(260)
- 送别.....茹 (266)
- 给新四军一个战士的信.....晓 钟(271)
- 群·阳光·原野上.....何 为(274)

我们的生活.....卢黎(279)

戏剧卷

我们打冲锋.....尤兢(287)
黄浦月.....宋之的(298)
被迫害的.....吴天(317)
被摧残的生命.....杨扬(316)
复工之前.....叶尼(370)
上海小景.....蒋旗(402)
路.....唐民(427)
囤户.....叶尼(445)
不能演出的戏.....容纳(470)

儿童文学卷

童谣两首

好男要当兵.....大孩子(493)
太阳落山.....大孩子(493)
募寒衣.....大孩子(495)
赏春光——对答歌.....大朋友(496)

在苦难中生长的孩子们.....笑苹(498)
“真是一个好老先生啊！”.....黎烈文(500)

除夕之夜(独幕剧).....夏之晨(503)

小同志	包	蕾(509)
边区的儿童	苏	苏(516)
中条山上的小英雄	苏	苏(522)
高世昌	苏	苏(528)
凯旋门	贺	宜(543)

报
告
文
学
卷

忆“八一三”

王匀秋

虹桥事件发生后，整个上海已是笼罩在严重的气氛里了。十一日下午，日本第三舰队军舰十六艘驶进黄浦江，下午四时，日本总领事冈本向市长俞鸿钧提出无理要求：一、撤退保安队。二、撤去保安队所筑的工事。他借口中国保安队的驻扎，妨碍日侨的生命财产，同时把先前答应从外交途径解决的诺言，又借口东京政府及民众态度强硬，赖得干干净净，反而加上十六艘兵舰的威胁力，自然谈判是绝望了。

于是局势更严重了，情形格外紊乱，日本海军陆战队纷纷登陆的已有二三千人。中方政府以日方剑拔弩张，知上海的和平必将被人破坏，也有遣派正规军来沪的消息。十一日晚上谣言四起，不是说哪儿已在接触了，便是哪里又打杀了日本人。这夜十二时，笔者为证实此种消息是否确实，曾驱车至吴淞、江湾一带视察，因为传说的地点是在这一方面。出了租界，先到宝山路北站公安分局，公安局的办事人多在门口乘凉，态度相当悠闲，问他们有没有发生事故，他们似乎怪我问得奇特，显得莫名其妙的样子。沿途也没有两样，一切的确如平常一样。归途中经过杨树浦路、百老汇路，日本的兵舰在黑海里闪灿地打他的灯语，以外各日商码头上也无动静，归来二点钟，这一夜算是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翌日，午饭过后，电话来了，报告的消息是下午起北站的車子已断，因为：一、中国军队已经开到了北站，为戒备计，停止通车；二、车辆征发运兵之用，军车仅止于真如、昆山，不必再来北站。当然形势的严重是意想中的事，但料不到竟如此之快！打电话到北站，电话局说租界与闸北的电话已经不通。马上乘车到北站，沿途迁徙的人使车子无从行走。过了苏州河，靠宝山路一带租界内的商店，正在拉铁门装牌门，公共汽车本来是通到界路，今日就停在爱而近路。

昨夜与今日不过十小时，变得这样快，真有点不相信，可是情形确是这样。宝山路铁门，北站前后，已都戒严，武装同志跑步向车站里面去，岗位上除了警察以外，还有保安队，闸北商店已完全关门。记者拿出自己的证章，证明我是新闻记者以后，才得走到车站里面。铁轨上看不见一辆车，买票的门都已关闭，站上高级职员都已另迁，以往嘈杂的声音，现在被达达的雄壮的步伐声所代替了，武装同志个个精神饱满，钢盔在阳光里闪闪发出耀眼的光，界路一带站满了人，隔着铁栅望，个个都眉飞色舞。警察局限今日二时以前闸北商民一律迁出，今夜恐怕就要接触了。但这是中国迫不得已的措置，日兵在虹口登陆者已达五千。

素来不喜欢中国抵抗日本的老大帝国为着一万万镑在虹口区内的投资，竭力从中斡旋。由英国为中心的上海各国领事团出来调停，于十一日送给中日两方备忘录后，十二日下午四时邀集沪市长俞鸿钧、日总领冈本，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会议室开会。他们见双方态度强硬，也只有消极地想出一个办法，以为中日战事实在无法避免的话，也应该让出最后二十四小时为居民的迁避准备时间，会议就这样无结果而散。

好了，这二十四小时，是最后关头了，没有一个人不这么想。这是十二日下午四时起开始至十三日下午四时截止。挨过这夜，十三日早晨记者特别起得早，七时即出发预备到闸北、虹口去作最后的巡视，可是英租界铁门已关闭，租界内万国商团已出动，铁门外面沙袋铁丝网的工事已经完全筑好，武装同志架枪在守候，东洋兵来，予以打击。转头向东走，北四川路，铁门还开着，因为时间没有到，外人及华人在搬家的又因其他无路可通，北四川路是仅有通到租界的一条，所以紊乱异常。这是日本兵在租界内的根据地，倭兵托着枪望着一群群的人，象要把他们吞下去一样。记者沿北四川路走，将近宝兴路的时候，突然涌起一阵密密的枪声，一群人如潮一般向南涌，搬家的人多放弃物件车辆尽狂奔，小孩哭，妇人叫，仅听得快点逃命的喊声，天翻地复！这时记者看表是九时一刻，虽则知道东宝兴路已经开火，但没有明白究竟，心想还是等等，待打听明白再说。暂时在一家屋里一躲，让过了涌来的人群，后来的人说：“宝兴路日本兵向中国兵冲，被中国兵打退了，快点逃！”这时枪声已停，记者趋车而返，终于证实了战幕已启。

下午四时十分，八字桥炮声响了，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就此全面揭开。

（原收《上海一日》，1939年3月10日初版）

爱与血

沈

我干吗要醒来呢？这样去了岂不痛快，为什么定要使我再想起那恶梦似的一场。

是梦吗？不！

杨排长躺在我旁边，是腿部的伤，大概要锯。我却是轻伤，我们一连怕只剩两个了，他是比我后挂彩的。他说：

“我佩服你这辣手，竟干得出来！要不然准给冲过来，那不是毁了吗？我这腿可完了。你好福气，真不枉称福将，一礼拜后又可干了！”

我没回答他。这儿真安静，睡也睡够了。在来去的护士间，不会有她的影儿了！从昨晚到现在，唉！我不敢想。

昨天的恶战，第五团的弟兄们真来得。八九次冲杀，这样多的炸弹。他妈的鬼子炸弹也真利害，两三米突积土下面的混凝土全炸开，要不是有假阵地和伪装，那工事早毁完了。可是敌人消耗也够了，哪一天没有四五百颗？

下午九点钟，左翼有出了毛病的消息。不久，命令到，五六团举行猛袭，作为牵制，我们四团在五小时内准备，有重要任务，后队也作了准备。

战事渐渐转紧，我方重炮非常活动，挂彩的弟兄多极了，一车车地开去。我找个任务，也附车去一趟，不过两小时内

定要回来。这回或者可以会到她，唉！谁知竟……

汽车在黑暗中乱闯，不敢开灯，使我想起在江湾的一次，和她两人黑夜驰马，差一点儿受伤。那时我们才认识不久，她的勇敢却早深深地印在我脑中。

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就够深刻，那时我们一团驻在蕴藻浜，前方也正紧急。她来团部报告，捉来了两个汉奸，立刻她忽然呜咽起来，才知道其中的一个是她的爸爸，并且十几年前也和我们一样打过仗，可没打过鬼子。

这不得不使我肃然起敬，大义灭亲是多光荣的一回事！当时我曾这样安慰她。她家就在附近，当天晚上被毁了，第二天我们队伍就退了。我鼓励她说：

“我们现在还管父母吗？我们现在还要家吗？战场就是我们的家！”

“是的！战场将是我们的家。”

调到江湾后，闲着一星期，那时真快活，骑马，打靶，件件都玩，我真不信十九岁女子有这样能耐，全团的人谁不羡慕我第一连连长。

车到临时医院，完了任务，急忙着去找她，可巧是预备班，没紧要工作。这儿的伤兵经包扎后就送别处，我的车子马上就得回前线去，消息又紧张，不能多耽搁。当她知道我晚上有特别任务的时候，她很机警地显着害怕，竟要同我一齐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她这样害怕，她曾几次冒生死地出入火线，也不曾惊慌。我知道那次蕴藻浜退却时担任掩护的陈连长，受伤被救回时死了的那怪象，正复演在她脑际。

我给解释，这次不是掩护，我们决不会退却的，不会有危险。他们大家都称我是福将，我从来不曾挂过彩。她坚决

地定要去，这我怎能答应呢？她的性子我是知道的，我后悔不该将这话对她说。

我们同车到前方，已经快一点了。到团部报告，团长已等急了，五六团已经打得差不多，左翼方面牺牲太大，这儿除剩下的五六团弟兄，和我们第四团之外，只有一连多人，其余连后队都向左翼敌人进行侧击了。要支持到早晨七点，生力军才能赶到。这重大的任务，不亚于掩护退却。紧急会议后，决定第三连居左，第四连居右，第一连居中央阵地，多下的作为后队。

于是集合。弟兄们早预备了，告知任务，补充弹药，九架重机关巧妙地隐蔽着，足够五小时的不断射击。

叫她回去不肯，没办法，候在这儿有什么用呢？暂时把她安顿在团部，就充临时医生，那儿比较安全。

两点钟到了，本团弟兄加入战壕，火力大猛，敌人一定不敢冲过来。

左翼炮火真烈，敌人惯会使一点突破的。命令来，叫坚守五小时。

一个多钟头安稳过去，恶烈的战斗展开了。大队敌人猛袭，来势很凶，坦克的炮火逼近了，双方机枪对扫，近了掷手榴弹，再近就得肉搏了！重机关确是利害，敌人不知我们有多少人，结果仍旧退去。

接着又是恶战，天已经微明，炮火实在密不过，第三连牺牲最大，我连赵排长阵亡了，第四连连长挂了彩，后队的人全参加，一大半的重机关已经没有声息。敌机一来可糟了，团长已经急电求援，左右翼战事都利害，万一被突破了不是玩的！离指定时间还有一个多钟头！

敌人逼近了，飞机就在头顶，大量的炸弹掷下来，牺牲太大了。弟兄们要冲，团长命令暂退，团部四周有临时的散兵工事。

退下来的不足百人，不肯退的还握着手榴弹守在破坏的壕中。团部一带几间屋子都预备放火的，不知怎样我没想起她，那时也不容我思想，敌人先头部队已经到了！

来的有一支队人在搜索着地雷，其实谁还来得及安地雷呢！他们大队已占据前面的工事了。这时我们万不能动，鬼子不敢来追的。离开指定时间还有一小时呢！援兵不见来，真料不到会有这一场，一定有奸细，否则敌人不会知道我们的弱点。

第二队敌人逼近了团部，但敌前锋住足，没有前进的意思，大概是防中我们的计，却反而中了我们的空城计。但奇怪的，屋子不见起火……

糟透的事！他们终于进去了！团部里还有重伤的弟兄在，全被拉出来了，或者就是没有放火的原因吧。但鬼子们顾人道吗？烧了个痛快，不死不活地受他们的苦才那个呢！我们一共带挂彩的不过八十人！弹药不足，没有后援，离指定时间大概还有一小时。

我们一点声音都不能有。第三队的敌人也进去了，外面的也进去了，剩下十来个监视哨，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大家会意了，团长和杨排长对我望着，我举起了手榴弹，我不知道自己怎会干了出来。

拍！拍！拍！哨兵倒了，弟兄们拥上去，手榴弹从我手中飞去，正中团部的门口，那儿还躺着不知死活的弟兄们呢！团部着火了，本来已安好火种的，顷刻四周一齐着火